

川劇

6

狀元拉舟江
寫三
枝會
桂堂歸投

重慶人民出版社

030.6

出版者的話

為了滿足工廠文娛活動的需要和廣大的川劇愛好者的要求，我們征得重慶市文藝事業管理局戲曲工作委員會的同意，把重慶市幾年來整理研究的川劇劇本擇要分出版。

川劇的劇目是異常豐富的。它富有民間藝術的特點，可是有更多的劇目還保存老藝人的記憶里，由他們口傳心授，沒有用書本的形式流傳下來或固定下來。

這里所選的劇本是在毛主席「百花齊放，推陳出新」的正確指示和中央的戲曲改革方針下，緊緊依靠了川劇藝人，經過深入的發掘，多次的研討、整理和修改而成功的。

雖則如此，但傳統戲曲的整理和修改，是一件相當複雜、繁重的工作，同時是一件創造性的工作。所以這些劇本的整理和修改，雖然經過一些重大的努力，還不算是最後的定本，因而也就有別於「川劇叢刊」的本子。

希望廣大的川劇工作者、川劇愛好者提出意見，以便提供有關方面研究參考，使川劇能在現有的基礎上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和提高。

目 錄

桂枝寫狀（胡琴）	（一）
堂會三拉（胡琴）	（二五）
歸 舟（高腔）	（四七）
投 江（高腔）	（五七）

桂枝寫狀（胡琴）

實驗川劇院編導組修改

人物：趙 寵——（小生）簡稱「趙」

李桂枝——（旦）簡稱「李」

家 院——簡稱「院」

（趙寵、家院上）

趙：（對子）年豐人順，官清民自安。（介）下官趙寵，河南閩鄉縣人氏，雙親早喪，多蒙姑父姑母撫養，每日攻讀；大比之年，得中二甲進士，分發陝西褒城育民，路過山西省城，參拜劉公大人，劉公心喜，將愛女許配於我，成婚之後，情感甚篤，一同來到任所。誰

知此處遭了乾旱，是我下鄉查旱而歸，夫人不知下官回衙，家院，請你夫人。

院：有請夫人。

（李桂枝上）

李：（對子）父受含冤苦，兒女痛斷腸。

趙：夫人出堂來了？

李：老爺回衙來了？

趙：夫人看座。

李：老爺請坐。（坐，悲叫）呢呀！

趙：吓！想下官四鄉查旱，今日才得回衙，夫妻見面應該歡喜才是，怎麼夫人掉下淚來？

李：都只爲我的爹爹……

趙：（恍然大悟）哦，夫人是想念你的爹爹嗎？下官改日命人將他老人家接來就是，不必啼哭！

李：呢呀老爺，你妻非爲此事！

趙：那又爲的甚麼事呢？

李：只因老爺不在衙中，那夜三更時分，妻在後堂，隱隱聽得男監有人啼哭……

趙：吓，想男監離後堂尙遠，怎麼聽得着呢？

李：又道是：「人有冤屈事，悲聲自然高。」（趙點頭）你妻命得家院取來鑰匙，打開男監，將啼哭之人提到後堂，問了一遍……

趙：咳，好不知事的太太！想下官初到任所，倉谷未量，人犯未點，你竟私開監獄，倘若逃走人犯，你担待，我担待？哎！

李：哎呀！（唱「二黃三板」）一見老爺發雷霆，珠淚滾滾濕衣襟，要

是你父在監內，難道老爺不傷情？（叫介）哎呀，爹爹呀！

趙：

（唱「平板」）夫人平時多聰敏，今日說話不中聽，（背唱）他父

原在山西省，爲何說在受罪刑，又道是人無傷心事，淚從何處生！

其中一定有弊病，問明夫人人才放心。（轉向李）方才間是我未思忖，

先向夫人陪小心，（架橋、眉眼）（介）方才一言，得罪夫人，

下官與你賠禮了。（過場）（眉眼）（接唱）我和你和美夫婦，少

年的夫妻，又道是「夫妻夫妻，有話同知，有事言明」，勸夫人暫

且把淚來忍，快把詳情說我聽！（齊介）夫人的性情，下官是知道

的，只要把話說明了，她不但不憂，而且還要發笑咧，哈哈哈哈哈！

（李微笑、眉眼）

趙：夫人有甚麼冤情，說與下官知道，與你作主。

李：說出來怕老爺又要生氣。

趙：只要夫人不哭，我就不會生氣。

李：老爺請聽：（唱「二流」）未曾開言淚難忍，（叫）呢呀！

趙：吓！夫人，下官剛才言過，不用啼哭。怎麼你又哭起來了？

李：（接唱）尊一聲老爺聽分明：我家住在褒城縣，馬頭村前有家門。

（架橋）

趙：如此說來，夫人還是下官所管的子民囉。

李：夫人！

趙：是，夫人，夫人。

李：（接唱）李奇是我父名姓，（架橋）

趙：（背介）李奇……啊！我前番閱狀，得見馬頭村李奇，因姦不遂，逼死愛女一案，當時我就大大的疑惑，猶恐冤屈好人，意欲重審，怎奈查旱事急，故而耽延，今日夫人說起，李奇是她的父親，我倒

要查問明白。（轉介）哈，夫人是姓劉驪，怎麼又說姓李奶？

李：我不是給你說過嗎？姓劉的是我的義父，我本姓姓李。

趙：啊……那嗎你的母親奶？

李：呢呀！（唱）母親王氏早喪生。丟下姐弟尚年幼，後娶晚母楊三

春，爹爹四川去貿易，晚母在家起歹心，趕出姐弟人兩個……（架橋）

趙：家中還有姊妹沒有奶？

李：沒有。

趙：（已了解，背白）嗯嗯，定是前官受賄，估打成招，據夫人所說，案情已明大半，開脫他父罪名，這有何難嘞！（轉介）夫人，那時你有好大了奶？

李：有十七歲了。

趙：只怕有這樣高了，（眉眼）噫，這樣漂亮一個姑娘，要是那時遇着

拐騙之人，把你拐去賣了，還沒有人來當這個太太喲！

李：人家想起前情還在傷心，老爺還要這樣說！

趙：我是怕夫人過於傷心了，你後母爲甚麼事情把你趕出來的嘞？你說
嘛。

李：哎？

趙：你說嘛！

李：哎呀，老爺呀：（唱）她與田旺有……

趙：有什麼？

李：有……

趙：（急問）有甚麼？

李：（接唱）哎呀有姦情。

趙：（故意）哎呀，這些話你都說出來了，笑人，笑人！

李：（唱「三板」）你妻說的是真情，老爺爲何發笑聲？望老爺快快把計定，也好打救我父親。（齊）

趙：（故意地）你說甚麼？

李：請老爺打救我的爹爹！

趙：（假意）我如何打救得到啊！

李：（叫介）喔呀，我含冤受屈的爹爹呀！

趙：（背唱「扣板」）打救岳父我有把握，下官還要戲夫人。（故意的逗她）爲官當與民作主，覆看招詳再施行。（齊）（介）夫人，夫人，人，

李：救不救我的爹爹嘛？

趙：我救，救，還須看過招詳再作道理。

李：那嗎，你快點嘛！

趙：是，是，

李：老爺，暫辭別，少奉陪。（眉眼下）

趙：（眉眼，轉介）家院快來！

（院上）

院：見過老爺。

趙：去到簽押房中，叫師爺將李奇招供呈來！

院：是（下，急上）招供在此。

趙：各自下去！（院下，唸招供）「南山甲馬頭村罪犯一名李奇，六十
三歲，老有少心，因姦不遂，致將愛女春花逼死，幾經審訊屬實，
供招不諱，刑判秋後處決」。哼！花甲老人，估逼愛女致命，世所
罕有，冤情顯然，這樣判決，真是胡塗已極！

（李暗上偷聽，趙踏李腳）

李：哎喲，我的腳呀！

趙：你這個人囉，來了嗎打個響聲嘛！

李：哪個曉得你要起後腳咧！

趙：啊，你咋個巧口黑人囉？

李：唉呀，老爺，你快看嘛！

趙：夫人請看嘛！

李：你曉得我認字不多，唸不斷句，老爺你唸給我聽嘛。

趙：好！夫人稍待，下官回得衙來，口中乾渴，待我前去用杯茶來，再唸給夫人聽。

李：啊老爺要喝茶嗎？我親自與你捧一盞來，（捧茶過場）老爺請用茶！

趙：有勞呀，有勞呀！

李：老爺你快喝嘛！

趙：你咋個這樣着急啲？（欲喝茶茶燙）

李：你快喝嘛！

趙：夫人你喝嗎？

李：我口又不渴嘞！

趙：這樣燙的茶，你叫我咋個喝嘛！

李：（笑）我再去跟你倒杯涼的來。

趙：不必了！不必了！（喝茶）

李：老爺，這吓快唸嘛！

趙：你聽倒嘛！「南山甲馬頭村罪犯一名李——」

李：（急介）「奇」嘛！

趙：讀得斷句哩，拿去拿去，

李：讀不斷句，老爺你快唸嘛！

趙：讀不斷句，咋個我在唸李字，你就曉得接個奇字嘞，

李：李奇是我的爹爹嘛！

趙：（應介）咳？是你的爹爹呀？那我又來唸：「南山甲馬頭村罪犯

一名李奇，六十三歲，老有少心，因姦不遂，逼死愛女春花……」

（眉眼故意地）好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

李：（着急）你怎麼又不看了呢？

趙：天下同名共姓的人甚多，我想這個李奇決不是你的爹爹。

李：（急）咋個不是呀？

趙：咳！適才你說家中只有姐弟二人，這招供之上，李奇逼死愛女春花，不消說愛女就是夫人了，可是夫人此刻尙在嘛，這個李奇又怎會是你的爹爹呢？

李：你讀錯了，春花是使女，不是愛女！

趙：你看嘛，這不是「愛」字嗎！

李：（看）哎呀：當真是個愛字呀！

趙：不是你的父親，不要亂認！

李：我人都看見了，咋個不是我的父親呢？

趙：夫人，這叫做無賴嘛不成詞。

李：老爺你快唸嘛！

趙：聽倒：（接唸）「因姦不遂，逼死愛女春花，幾經審訊，招供不

諱，刑判秋後處決。」

李：哎呀，這吓我放心了。

趙：夫人，你放心了嗎？

李：哦，你不是說我爹爹不久就要「出缺」嘛，這「出缺」嗎就是要出

來了咄！

趙：哎呀！我把你不明白的夫人，連「處決」二字竟也不知，（有聲有色地）上司釘封一到，將你爹爹，帶至大堂，撕衣上綁，朱筆一勾，推至殺場，「喀嚓」一刀，那就叫「處決」！

李：（越聽越怕）咳？

趙：你還不哭呀？我都要哭起來了，我那難見面的泰山大人呀！（眉眼）

李：（哭）呢呀！（唱「三板」）聽說爹爹問斬刑，好似鋼刀刺在心，老爺不救我父命，我情願碰死，不願生。（碰壁，趙即阻擋）

趙：夫人你不用着急，還有救，還有救！

李：怎樣救法？

趙：前三日火牌至此，按院大人出京，巡查褒城一帶等處，離不得找個